

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叙事转向及其应对^{*}

黄冬霞

【内容提要】在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为了适应场景化的传播语境、迎合受众青睐直观体验的信息适配诉求、争夺数字化日常生活场域的话语空间，以及抵抗其必然消亡的命运，其话语叙事发生了场景化转向。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集中表征为叙事符号的景观转向、叙事议题的日常转向、叙事过程的体验转向、叙事手法的共情转向和叙事效果的建构转向，具有侵蚀大众的历史认知、冲击大众的历史情感、削弱大众的历史定力、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等现实危害。为此，我们必须从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培养辨识能力、建构叙事体系、化解利益矛盾和管控资本运作等方面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传播，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的主动权。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 场景化叙事 意识形态安全 主流意识形态 错误思潮批判

作者简介：黄冬霞（1987-），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重庆 400715）。

近年来，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场景五力”^①的作用机制下，各类场景化应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等领域的深度嵌入与全面渗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场景成为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重要要素。历史虚无主义者意识到场景要素带来的传播“红利”，因而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话语叙事的场景化转向，通过建构场景、交互体验来重新定义自身，对大众展开了沉浸式渗透、共情式诱导、建构式虚无的传播。对此，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多维缘由，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多重表征及现实危害，并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对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西化和分化图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助力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范式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多维缘由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发生场景化叙事转向，不仅是顺应场景化传播语境下叙事方式变革需要的现实之策，而且是迎合受众青睐直观体验的信息适配诉求、争夺数字化日常生活场域话语空间、抵抗必然消亡命运的挣扎之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场景化传播驱动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和实践策略研究”（23XKS017）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1页。

1. 顺应场景化传播语境下叙事方式变革的需要

媒介是表达意识、塑造公众认知的重要形式。就国家而言，国家总是通过媒介持续性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动员人们参与和主流价值一致的行为实践，媒介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塑造认知、动员实践的范式变革。就个体而言，人们往往通过媒介接收信息、表达情感，不同的媒介传播形态决定着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意识和认知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与媒介传播的形态演变有很大关联，每一次媒介变迁都是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型和升级，都会引发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变革。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所建构的由一个又一个流动场景连接而成的信息环境，实现了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无缝切换，场景化传播已成为媒介传播的新兴样态。在场景化的信息生产、传播、消费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更加便捷、直观、深刻，人们的价值输出突破了传统价值传递的局限性，产生了新的表达形式。场景元素成为连接人与外部世界、实现信息交互的重要媒介。这一媒介更加注重直观感受、情感共鸣和即时反馈。人们在具有强大视觉冲击的场景化应用中，经由场景体验实时接收信息、沉浸式解读信息内涵，经由多元场景交互分享和传播信息意义，经由场景共情汇聚情感、升华价值认同，经由场景反馈延展叙事价值。总之，集语言、文字、图片、动画于一体的场景化表达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新兴方式，意识形态叙事方式从“语言叙事”“文本叙事”向“场景叙事”转变。在场景化传播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场景变革的浪潮，利用场景化叙事方式和法则，建立起有利于其观点传播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意图阻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2. 迎合受众青睐直观体验的信息适配诉求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久居数字空间的人们越来越期待媒介传播的内容符合他们此情此景、此时此刻的实时需求，个性化信息消费体验与服务成为广大受众青睐的因素。数字技术通过建构“真实”的体验场景，引领信息消费的转型升级，给受众的信息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消费需求。当前，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等新型体验技术，打造多模态、交互式的数字信息消费场景，运用算法机制将各种场景要素进行有效连接，提升受众的信息消费体验，以此实现个性化信息消费与服务适配，满足受众在不同消费情境下的差异性诉求。受众在数字化场景中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实现“身体在场”消费信息产品、体验信息服务，及时满足此情此景、此时此刻的消费欲望。如增强现实技术让信息生产和使用场景模拟等应用成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可以通过复原历史场景使人们“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互动，获得相关的历史信息。直观生动的信息消费场景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追求信息适配、个性化体验的场景式消费^①逐渐成为信息消费的新形态。信息消费形态的革新，正在重构消费价值链，同时也给社会思潮的呈现带来诸多契机。在场景式消费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受众信息消费转型升级的契机，迎合场景式消费的诉求，重构自身的叙事方式，主动适配受众的信息消费类型，在受众尽情享受个性化的信息消费体验时，潜移默化地渗透虚无主义的历史信息和错误的历史观点，干扰受众的历史记忆。

3. 争夺数字化日常生活场域话语空间的隐匿之策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全方位、全场域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数字化日常生活已然形成，数字场景是其基础构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图片、音频、视频等场景元素通

^① 参见黄冬霞：《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机理、风险及其防范》，《探索》2024年第2期。

过声光效应进行场景造势，展现出生动且宏大的场面，形成系列直观生动的景观，给予受众视觉上、听觉上、触觉上强烈的震撼，通过共情诱使受众认同特定的观念、态度和立场等。从这一意义上讲，数字化场景中的系列景观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还支配着受众的生活，它像一张无形巨网将受众的日常生活全方位地囊括其中，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无不受数字景观内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数字技术的驱动使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日常生活化趋向”^①已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股极端错误的社会政治思潮，一直以来备受批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如何定性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等重大问题，驳斥了诸多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在实践上多次就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和战略部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以学术界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从不同维度出发，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做了大量细致的批判工作。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表达的空间日益缩小，只能在叙事方式和技巧上做文章，而把日常生活展现为“巨大的景观的积聚”^②的数字化场景，逐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隐匿观点、争取受众的重点。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关注场景元素的转向，是其转战数字化日常生活阵地、争夺数字化日常生活话语空间的求生之策。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以及多元化的智能终端设备使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自主“发言”和自主建构的能力，使他们逐渐掌握较多的话语资源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有自身价值诉求的话语实践。他们可以通过智能媒介自由发表观点、表达情感，通过链接、分享、转发、跟帖、评论等方式分享观点、影响舆论。在裂变式传播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话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形成多元化的意见和舆论场，对形形色色的场景元素进行价值赋意，不断生产属于自身价值诉求的话语体系，不断建构自身话语的意义体系，从而对主流媒体的权威形成冲击^③。这为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场景化转向提供了广泛的自主生产和自主建构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隐匿于生动多元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中，使广大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通过广大受众自主生产和自主建构传达出不同的话语立场和价值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抗衡，试图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提高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传播效果。

4. 抵抗虚无主义必然消亡命运的挣扎之举

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叙事转向，从根本上来说是抗拒虚无主义必然消亡这一历史命运的挣扎之举。“意识 [das Bewußtsein]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 这种意识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表达，都表明其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现实根基。因此，要消灭某种意识，不能仅仅用“批判的武器”进行言语上、精神上的批判和揭露，还需要深入触及产生这种意识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根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⑤。换言之，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在产生它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根源尚未被推翻和清除之前，是决不会消亡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

① 杨俊哲：《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遮蔽与解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②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③ 参见郁有凯：《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的出场、生成与应对》，《探索》2021年第4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带来的现实问题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生存土壤,也是其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坚信,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反映,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会被历史和人民群众抛弃,走向消亡。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各方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联合批判,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各方面的成功实践对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满足,历史虚无主义赖以生存的现实根基正在走向崩塌,历史虚无主义消亡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消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要产生它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根基没有被彻底推翻和清除,它就难以被彻底消灭,而且它将千方百计地更换形式、巧妙包装出场,企图逆转其必将消亡的命运,这是由“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①。场景化叙事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抵抗消亡命运过程中的挣扎之举,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与消亡命运作斗争时找到的最新包装形式。

二、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多重表征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主要表现为叙事符号的景观转向、叙事议题的日常转向、叙事过程的体验转向、叙事手法的共情转向和叙事效果的建构转向。

1. 叙事符号的景观转向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一改以往平铺直叙的文字表达,把“看不见”的思想观点和价值主张内嵌于视频、音频、图像、动画、道具等场景布置的景观,使人们在观赏、体验这些场景时感知其历史观点和主张。这些叙事性景观不仅外表生动直观,还“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给予观看者不成文的暗示,即“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②,形成一种隐性的支配和控制。在数字技术的特效赋能下,作为“好东西”呈现的叙事性景观极具真实感和沉浸感,人们置身于逼真的叙事性景观中不断与各类场景元素进行语音交互、视线交互、身体交互等,沉浸在审美愉悦中,同时也无形中接受了这些叙事性景观的意义“询唤”,接纳了叙事性景观内嵌的历史观点和历史“真相”。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还经常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各种历史场景,让人们进入其重构的所谓“历史”中,进而诱导人们重评历史、戏谑历史、解构历史。可见,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应接不暇的景观盛宴进行极具指向性的价值引导和行为暗示,对人们的历史认知的操控就变得更为隐蔽、更加高效。如今,随着场景技术的迅速发展,场景要素越来越成为争夺注意力的重要要素,场景化传播逐渐成为媒介传播的主要方式。铺天盖地的场景化应用渗透到各个领域,热闹繁华、开放立体的场景随时随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实践体验和价值表达。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场景化传播浪潮以具有隐喻意义的各式各样的景观全方位包裹大众,使人们在视、听、触的陶醉式体验中逐渐淡忘原有的历史记忆,消解人们的历史认同,使其接受重构的历史信息。

2. 叙事议题的日常转向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十分关注受众的利益关切,以受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为导向,进行叙事议题选择和叙事场景布置,拉近其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在叙事议题选择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从宏大议题转向微观议题,通过设置与受众日常生活相关的议题,来吸引受众具身参与场景体验活动,并

① 董学文:《揭一揭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红旗文稿》2018年第16期。

②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29页。

进一步引导受众接受其宣扬的错误的历史信息。具言之，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是通过虚构生活化场景满足受众对“野史秘闻”“趣史杂谈”的猎奇欲望，“这种虚构愈贴近日常生活就愈发引起青年的质疑和想象，也就愈能使青年跟着它们走”^①。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利用生活性议题引发受众对叙事内容的观看欲望和对叙事情境的体验欲望，并诱导受众在观看和体验中充分联想和想象，动摇受众对历史伟人的尊重态度和敬佩心理，实现其贬低领袖人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在叙事场景布设方面，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历史虚无主义叙事从空间选择到画面、色调、灯光、声调等布设都从聚焦显性政治转变为关注日常生活，让数字化场景成为关涉受众现实生活的叙事情境，让受众在浓厚的氛围熏染下进行生活意义共享与个性情感书写，抓住意义共享和情感书写的关键信息潜移默化地开展意识形态诱导。当前，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捕捉受众的复杂情感，然后适配相应的叙事场景，供给适切的场景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利用这种适配机制渗透虚假场景和虚假信息以干扰、动摇受众的情感。例如，在学雷锋纪念日，历史虚无主义抓住人们抒发对雷锋的崇敬情感的重要时机，通过“还原”雷锋日常生活场景，“身临其境”与雷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与雷锋以及雷锋身边的人互动，发散性地讨论雷锋穿皮夹克、雷锋写日记的真实性、雷锋为什么会牺牲等议题，以逼真直观且富有想象空间的场景信息动摇受众原有的认知和情感，诱使受众产生对雷锋精神的质疑，达到摧毁精神高地的目的。

3. 叙事过程的体验转向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非常关注受众的主观感受，根据受众在场体验的状态生成适配的“话语套餐”，层层攻破受众的心理防线，逐渐实现其虚无历史的目的。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升级，虚实融合且具有360度环视效果的数字化场景席卷各个领域，全场域的立体化、具象化已经从构想变成了现实，为受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体验，也将受众引入“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②的“心流”状态。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主要通过信息沉浸、感官沉浸、大脑沉浸三个层次，逐渐渗透并强化叙事对象对其虚无观点的内心体验。一是在信息沉浸中接纳虚无观点。在立体化、数字化的场景传播中，历史虚无主义裹挟着图像、影像、音乐、动画等场景元素不断渗透和弥散，叙事对象在全身放松、专注享受在场的图像、影像、音乐、动画信息的同时，也无意识中接收了图像、影像、音乐、动画等元素所隐含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毫无防备地享用了叙事主体投喂的“精神大餐”。二是在感官沉浸中内化虚无观点。叙事对象经由信息沉浸对接收的叙事信息进行初步编码后，在感性生动的场景元素的刺激下进一步调动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系统全面沉浸于叙事主体精心设置的叙事场景之中，集中注意某一个或几个场景信息并形成强烈的主观感受，将其纳入个体的认知图式，这就进一步内化了历史虚无主义播撒的虚无观点。三是在大脑沉浸中建构虚无观点。在“心流”体验过程中，叙事对象经历了信息沉浸、感官沉浸后就会进入最高的沉浸状态——大脑沉浸。在这一体验状态下，叙事对象的注意焦点经历了信息有趣、感受很棒的体验后，在直观生动的场景要素的接续刺激下，大脑将调动全身心的注意力对之前所接收的有趣的信息和很棒的感受进行综合编码，完全专注于场景隐喻信息的挖掘、场景空白的脑补，大脑思维活动完全代入叙事主体的视角和立场，接受其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总而言之，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引导人们入场体验，在层层递进的沉浸式体验中实现对虚无观点从“接收”到“接受”的心理转变。例如，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某些剧本杀游戏中，历史虚无

① 何文校：《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新样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张定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主义正是抓住了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体验需求，将颠倒的事实、虚无的观点融入剧本及相应的场景布置，使人们在层层递进、步步推理的沉浸式体验中接受剧本所承载的虚假意识和错误观点。

4. 叙事手法的共情转向

给予受众情感刺激，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进而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是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重要环节，也是其重要叙事手法。具体而言，这一叙事手法遵循“情感刺激—自我效能—吸纳转变”的运行路径。首先，历史虚无主义凭借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赋能，营造极具情绪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叙事场景，给予置身其中的受众心灵以情感刺激，以经过特意编排的、生动的故事情节唤醒受众的情绪、触动受众的心弦，给其一种“太有意思了”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满足，拉近其与叙事者的情感距离，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结。其次，在情感联结的张力下，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用具有暗示性的文字线索、对话留白来引发受众沿着指向性的议题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其获得“我可以自主解决场景问题”“我可以自行得出历史结论”的强烈自我效能感，同时带来主体经验的开发和主体视域的扩大。最后，自我效能的持续提升将引起受众“情感经验”的全面迸发，受众将产生与叙事者感同身受的共情与共振，自愿地接纳场景问题、场景元素隐喻的虚无观点并将其主动“吸纳转变”为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总而言之，叙事手法的共情转向是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惯用伎俩，历史虚无主义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挖掘特定历史事件的共情点、反面历史人物的“情感”因素，通过场景交互和场景体验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使受众主动代入叙事者的视角和立场，相信场景化叙事演绎的历史“真相”，否定早已被公认的历史事实和评价，即在共情效应中推动虚无观点从认知转向认同。

5. 叙事效果的建构转向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精心设计叙事场景，将虚无观点内嵌在场景元素中，引导受众在场景中全身心与场景元素堆积起来的景观进行交互，使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全面沉浸，调动感官系统集中注意场景信息，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下自主解锁场景所隐喻的虚无信息，受众在试图解锁历史虚无主义者抛出的信息隐喻的同时，也建构了与原初认知形成强烈反差的意义世界。此外，场景化具有独特的空间叙事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由空间、位置、人物、事件等因素构成的具体画面，没有繁冗的文字说明，但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想象空间。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者就是利用场景化叙事的这一独特解构，在场景布置中巧妙地给受众留白，展现出“你懂的”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场景氛围，引起受众无限遐想，激发受众无限的建构欲望。这种欲望将随着场景元素、视觉景观的不断刺激而越发膨胀，使受众逐渐陷入对留白信息无休止探寻、追逐的泥潭。受众在频繁的场景交互和递进的沉浸体验中不知不觉代入叙事者的视角和立场，激活已有知识经验，根据线索层层推理、自主建构留白信息，生成一些自认为逻辑自洽、有理有据的虚无信息，最后在内心深处对叙事者发出“我真懂了”的情感回应，并对此深信不疑。从这一意义上看，虚无观点不再是预制灌装式的呈现，而是受众在与场景元素进行身体交互、视线交互、语音交互、情感交互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受众在经历生动的场景体验、深度的场景交互后内化信息并自愿服从虚无逻辑。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不是向受众简单地灌输虚无观点，而是通过场景化手段实现“构境式虚无”^①，让受众置身于由反差和暗示构成的关联情境，从切身的场景交互体验中解锁隐喻、暗示的虚无信息，并在解决场景问题的过程中自主探索“历史真相”、得出“历史结论”，从而达到自主建构历史虚无主义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的叙事效果。

① 何文校：《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新样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三、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负面效应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场景化技术手段进行乔装打扮后，易于侵蚀大众的历史认知、冲击大众的历史情感、削弱大众的历史定力、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从而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以隐喻式场景侵蚀大众的历史认知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构建特定意义叙事场景，将虚无观点嵌入其中，再通过线性叙事的解构、“场景再现”的强化等方式逐步侵蚀大众的历史认知。

第一，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呈现来解构大众对于历史的整体性认知。人们对历史整体性认知往往依赖线性叙事与宏大框架，将时间视为单向流动的因果链条，强调连续性、必然性与规律性。历史虚无主义则执着于揭示历史的非连续性、偶然性与多元性，将历史线性叙事与宏大框架切片为碎片化场景，执着于对历史片段的空间化呈现和碎片化描述，以碎片化想象割裂大众对历史事件的整体认知。例如，在对“两个三十年”进行评价时，历史虚无主义者特意放大一些历史片段，借助数字技术制造强烈的视觉反差、听觉反差、触觉反差，诱导大众“褒”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贬”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割裂开来，消解大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历史的整体性认知。

第二，通过历史的“场景再现”扰乱大众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无主义者或者以“揭秘”“还原真相”为名，或者以重新“描绘”和“认识”历史为名，借助数字技术截取某个历史片段进行场景重构和场景还原，实现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并对再现的历史场景进行“夹带私货”的布置，通过夹带的隐喻话语扰乱大众的历史记忆，以“真实”的历史细节来颠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正确认知。例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还原”红军长征的历史场景，以重走长征路的“真实”体验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认为长征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胜利是因为蒋介石给红军长征“放水”，甚至还否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历史虚无主义正是通过所谓的“历史场景再现”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扰乱大众对长征的历史记忆。

2. 以沉浸式体验冲击大众的历史情感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不断强化个体具象化、体验化的场景感知，“悄然无声”地输出错误的历史价值，冲击了大众的历史情感。

第一，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感知来解构大众的历史情感。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强调对历史片段的细枝末节的生动描写以及对历史场景的符号化拆解，将集体记忆转化为碎片化、去语境化的个体体验，使人们在历史叙事的连贯性与崇高性被瓦解的过程中解构其长久建立起来的历史情感。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在关于抗日战争主题的场景化叙事中，故意构建戏谑化场景，把抗战剧变成青春偶像剧，将英雄人物置于戏谑化情境中，解构了民族危亡时刻的集体悲壮感与抗争精神，也解构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间辛奋斗的历史情感。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争，经过14年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则特意呈现戏谑化、神奇化场景，掩饰战争的残酷和艰辛，模糊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淡化党在挽救民族危亡过程中的历史功绩。

第二，通过沉浸式的场景体验动摇大众的历史情感。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引导大众在

生动逼真的历史场景中经历信息沉浸、感官沉浸、大脑沉浸，在层层递进的场景体验中消除大众对历史事实的敬畏之情，使其在视觉陶醉中忘记了对历史本身的尊重，进而实现对虚无历史、虚无观点从“接收”到“接受”的心理转变。如今，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场景造势提供了更多的创意空间和沉浸效果，依托于智能算法、知识图谱、人脸识别等数字技术的赋能，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渗透能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升级，大大提高了大众的在场体验，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场景越来越契合大众感性化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满足，大众对历史事实的敬畏之情、对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崇拜之情等在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裹挟中逐步动摇。

3. 以诱导性共情削弱大众的历史定力

历史定力是历史主体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准确判断历史大势，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确定性，它是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之基、自信之源。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利用人类的共情能力，通过以下方式削弱大众的历史定力，使大众逐渐远离历史正确的一边。

第一，以情感绑架代替理性思辨，回避对历史规律的理性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虚构历史场景，将历史事件简化为“个人悲剧”或“人性困境”，同时以生动的场景元素和浓厚的场景氛围调动人们的情感，使人们沉浸在对场景化叙事的感性回应中，失去对背后原因的理性分析。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将日军暴行简化为“士兵个体心理失控”，将反人类罪行解释为“人性偶然”，回避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本质分析；将淮海战役的“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矮化为“个人命运偶然”，回避对群众路线的功能作用分析；等等。

第二，以情感共鸣带偏理性思辨，歪曲对历史规律的理性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营造生动逼真的历史场景，再现历史的细枝末节，打着“揭秘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口号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再通过场景交互、场景体验来唤醒受众的情感、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使其完全接受叙事者的观点，站在叙事者一边，丧失理性思辨的思维自觉和行动自觉。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史料的编排、视频的剪辑、音乐的渲染等在虚拟场景渗透“历史偶然论”的观点，并且用具有暗示性的文字线索、对话留白来引发受众沿着指向性的议题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其沿着线索去确证“中国革命胜利归因于国际局势偶然”这一结论，形成情感联结和情感共振，在共情效应中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有力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削弱大众对历史必然性的判断力，使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设置的“虚无陷阱”。

4. 以生成式建构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

历史主动，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一，是一种在尊重历史规律基础上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气质和实践品格。历史虚无主义在场景化叙事过程中，通过靶向式渗透、生成式建构等方式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

第一，通过靶向式渗透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目标受众的思想轨迹和感性偏好进行精准捕捉和数据整理，形成全面、动态的数字画像，并根据数字画像，精准适配叙事场景，智能推送叙事内容，使受众沉浸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靶向式“投喂”中，逐渐丧失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和能力。这种“投喂”不仅持续输出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否定历史事实和历史成绩，有目的地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在算法机制的作用下还将形成由虚无场景包裹的圈层，受圈层“群体极化”效应影响进一步形成“偏见共同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通过生成式建构消解大众的历史主动。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场景留白，叙事者可以在场景布置中巧妙地设置隐喻信息以及留白信息，通过隐喻和

留白引起受众的想象和联想,使其“自行领会”叙事者留下的隐喻信息。受众在巨大的视觉冲击和深刻的场景体验中,将会不自觉地调动听觉、触觉、视觉等感官系统去解锁场景元素所隐喻的信息,根据场景留白层层推理、自主建构信息意义,自发生成虚无信息,造成受众原初认知框架被打破,建立新的认知框架,并生发“历史真相原来如此”的感叹,由此增强自我体验、自我建构的效能感,并对这些自发生成的具有虚无色彩的内容深信不疑。有的叙事对象不仅在场景浸润下自发形成虚无主义观点,还进一步参与虚无话语实践,加入场景化叙事队伍,肆意扩散、恶意炮制热门话题和敏感问题。无疑,由虚无场景触发的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的历史主动,阻碍了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创造。

四、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转向的应对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叙事转向对大众的历史认知、历史情感、历史定力和历史主动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对此,我们应该从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培养辨别能力、建构叙事体系、化解利益矛盾和管控资本运作等方面掌握场景化叙事的主动权,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场景化叙事赛道中脱颖而出。

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进行根本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根本批判的理论武器。”^①要从根本上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多重面相进行彻底批判。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唯心主义指向。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以往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②进行批判,确立了唯物史观,使其“成为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而是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的,是能够被认知的现实的客观存在,其发展遵循必然的、内在的客观规律。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通过直观生动的场景符号传递“中国革命胜利归因于国际局势偶然”“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归因于历史的偶然”等信息,显然是抛开了历史发展的现实性,只从主观层面考察历史活动的联系,没有从客观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纯粹以社会意识为历史本体构建出历史的偶然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必然结果,绝非偶然。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不仅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而且有意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对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歪曲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唯心主义指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澄清历史事实。

第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形而上学倾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运动中,事物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前进性。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解释历史发展实践,才能全面理解历史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过程,才能正确评价历史和准确把握历史真相,使历史实践活动更加符合我们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以感官体验和感性的现象分析代替本质规律的

① 徐家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③ 王爱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把握，截取历史片段还原历史场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历史进程，用任意的碎片化裁拼历史发展场景，纠结历史的细枝末节，回避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夸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以此否定历史的进步性和连续性，实质上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这种做法无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误导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此，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分析历史观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透过现象深究其动机和目的，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以感性分析代替本质综合、以部分历史代替整体历史、以历史的曲折否定历史的进步等形而上学表现进行彻底的批判。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指导，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个性化定制”“精准化适配”等功能，传播各种隐含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场景信息，使大众沉浸于个性释放的泛娱乐活动中不能自拔，不仅如此，还诱导大众以个人为中心进行价值评判，鼓吹历史评价的个性化和多元性，鼓动大众对历史事实进行微观叙事，剔除历史宏大叙事中的理性因素，无限度地解构历史、无标准地评价历史，实质上是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推崇个人主义价值取向^①。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还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否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执政合法性。对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指导，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追逐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进行彻底批判，揭露其削弱民众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否定党的群众路线和执政合法性的真面目。

2. 以教育之力培养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辨识能力

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突出伎俩是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隐匿于生动多元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中，通过交互、沉浸和共情使广大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通过广大受众的自主生产和自主建构传达出不同的话语立场和价值观点。从这一层面看，培养公众辨识能力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危害的关键举措，它通过提升公众的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形成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渗透的“免疫屏障”，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生存土壤。

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鉴于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②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尽可能多的人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要加强领导干部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在场景化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工作，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多重面相；也要加强普通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坚持以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澄清历史史实，辨识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表达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还要加强场景化应用开发者和设计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在开发和设计场景化应用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用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优化基础大模型训练，以此完善场景化应用设计的安全标准、伦理标准，从技术介入环节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渗透。

第二，要加强历史教育。在场景化传播语境下，在各类数字应用场景中对历史进行碎片化剪裁、

① 参见洪晓楠、王坤平：《智媒时代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表征、实质及其治理》，《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主观化歪曲和个性化解构，利用所谓的“史实”宣扬错误的历史导向，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常用伎俩。从个体的认知规律来讲，越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越容易被碎片化、歪曲化叙事带偏，相反，越是清晰的记忆片段，越不容易被外界叙事所干扰。因此，要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历史人物为切入点，加强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重点的历史教育，坚持用史实说话，用正确的历史教育人，巩固大众的历史认知，强化大众的历史记忆，坚定历史自信，培育大历史观，使大众自觉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正面目，避免掉入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沉浸性和虚假性陷阱。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历史教育的方式，使历史教育与大众的数字化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增强历史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第三，要加强场景素养教育。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本质是通过“沉浸感”“共情感”掩盖“虚假性”，在沉浸式体验和诱导性共情中逐渐消解受众的历史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伎俩之所以能够得逞，其重要原因在于受众的场景素养不足，被感官沉浸所蒙蔽，未能觉察其“移花接木”“夹带私货”“丑化矮化”等恶意行径。因此，加强场景素养教育，将场景素养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提高受众对场景化叙事伪装手法的识别能力、对场景化叙事逻辑漏洞的批判能力十分必要。一方面，提高对场景化叙事伪装手法的识别能力。教育引导受众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形态和话语体系，把握场景化叙事的现实特点和变化趋向，提高对“是否进场”“进了什么场景”的敏锐洞察力，熟悉掌握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沉浸投喂”“悲情叙事”“游戏攻关”“建构式留白”等伪装手法，辨别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场景化叙事篡改历史事实、消解历史意义的花样行为。受众在享受场景带来的信息满足、精神欢愉时，也要辨识场景化叙事话语，研判其是否混杂着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思想信息，是否有一些发散性极强的留白、暗示和线索，是否具有“虚无陷阱”。另一方面，提高对场景化叙事逻辑漏洞的批判能力。教育引导受众掌握场景化叙事的内在机理，了解场景化叙事逻辑，才能在关键的叙事环节及时识别其逻辑漏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理论武器揭露“沉浸投喂”“悲情叙事”“游戏攻关”“建构式留白”蕴含的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历史认同的真实目的，干预诱导性共情效应的发生，使受众不被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所迷惑。

3. 以叙事体系建构缩小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生存空间

在场景化传播背景下，场景化应用在各个领域与日俱增，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这一领域，非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从叙事手段发挥作用的视角来看，场景化叙事既能够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利用，也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因此，充分利用场景化叙事的机理和优势，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体系，使主流意识形态占领场景化应用阵地，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生存空间，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渗透的有效途径。

第一，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资源库。一是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赋能。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高性能计算中心，搭建高性能CPU集群，提高大规模、多模态数据的清洗、标注和提取能力，优化算法模型，为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体系的建构提供科学高效的算力资源和算法服务。二是建立集成创新的场景资源库。挖掘并整理各类场景资源，并将它们与相关理论资源进行关联性分析，打造集成创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场景资源库，满足在不同情境下适配相应的叙事场景、在不同场景下开展有针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需求，增强场景化叙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三是建立动态更新的语料库。收集与主流意识形态应用场景相关的真实素材，增强叙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将传统的文字文本、图像文本进行符号化转化，提高语料库的质量和通

用性；另一方面，依托网络爬虫、自动化数据抓取等数字技术采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场景化叙事语料，如网络交往领域的流行语、数字消费领域的热梗词等，丰富场景化叙事素材。构建以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为核心内容，以场景化叙事素材为支撑，集文本、案例、政策、音频、视频为一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语料库，并随着新的文本、案例、政策、音频、视频、词汇、语义等的不断涌现，动态更新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语料库数据。

第二，打造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特色平台。充分发挥国家、社会、个人等各方优势，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平台建设，形成党委领导、国家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场景化叙事特色平台矩阵。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设立专项资金，构建国家级场景化叙事平台的技术基座，将国家级场景化叙事平台建设纳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顶层规划，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叙事 IP。社会层面，提高主流媒体的场景化叙事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充分把握受众的场景需求，推送符合受众此时此景期待和诉求的适配性场景，满足受众个性化的场景需求；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整合短视频、公众号、社交媒体、游戏平台等多元场景资源，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从单一渠道到全域覆盖；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公益组织等）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平台建设，动员社会力量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和民众归属感的特色平台，形成以特色场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街镇特色品牌。个人层面，提升大众对视觉图像进行鉴别的能力^①，提高自媒体的场景化叙事能力，自觉抵制与主流意识形态诉求相异观点的场景传播，净化平台传播环境，维护平台有序发展。

第三，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话语体系。构建标识鲜明、场景适配、用户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话语体系，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场景化浪潮中从“占领阵地”走向“深耕场景”，实现“正能量”与“大流量”的双向奔赴。一是提炼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在场景化叙事中，核心符号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叙事的载体，也是连接受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桥梁。通过符号的提炼与嵌入场景，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和价值观转化为可视、可触、可感的场景元素。在场景体验中，受众通过与符号的交互作用，能够快速有效地解锁符号背后的价值密码。当前，可以提炼以“中国梦”“共同富裕”为代表的政治符号、以“四史”“长征精神”为代表的历史符号、以“红色文化”“传统节日”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以“脱贫攻坚”“航天精神”为代表的时代符号等。二是提炼场景的核心价值，设计差异化的话语策略。全面掌握受众高频使用的场景，分析场景数据，分析每类场景的用户特征，提炼每类场景的核心价值，围绕核心价值确定叙事主题，适配与主题相关的核心符号，进而设计差异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话语。如历史类文旅场景，可以提炼历史记忆、民族精神等核心价值，确定“追寻历史足迹，铭记责任担当”主题，选择特定历史符号传递不畏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三是根据不同叙事对象定制不同话语风格。针对老年人，提供情感化的话语风格，以满足他们对幸福感、归属感的情感需求；针对年轻人，提供年轻化、时代化的话语风格，以满足他们个性化、猎奇性的心理需求；针对职场人，提供实用化、简洁化的话语风格，以满足他们多窗口切换、流动性强的社交需求。

第四，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强大队伍。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实践的开展离不开叙事主体的引导和推动，他们既是叙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叙事体系的建构者。这支队伍既包括专职的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也包括非专职的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如场馆解说员、公益组织的讲解员等。这支队伍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素质。一是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任何时间任何

^① 参见刘伟斌：《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地点都能坚守政治底线、与错误舆论作斗争，这是首要的素质。二是具备较高的场景素养。树立以受众为中心、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的场景化思维，敏锐捕捉置身于特定场景的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展开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实践，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狭缝渗透。熟练掌握数字技术，运用数字技术营造特定的叙事场景，掌握场景化叙事机理和规律，设计差异化叙事策略，并根据受众场景交互的积极程度调整场景化叙事脚本设计，根据受众沉浸体验的层次有进阶地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根据受众场景反馈的情况主动优化叙事场景和叙事方案。三是具备较高的引导升华能力。在场景化叙事中，叙事内容不是由叙事者直接告知的，而是受众通过场景体验建构生成的。叙事者在其中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如果没有履行好引导者角色，受众的情绪情感可能会稍纵即逝，从而丧失对场景信息进行内在消化、意义建构的机会。因此，在场景交互和场景体验中，叙事者要善于借助数字技术捕捉受众的兴奋点和共鸣点，升华场景叙事，防止受众过度沉浸以及被情感诱导，及时促进受众共情情绪的积极转化，使其通过情感连接代入叙事者立场和意图，更深入地理解场景信息背后的意义，“自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意义，实现情感认同向价值认同的转变，升华共情体验”^①。

4. 以化解利益矛盾、管控资本运作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现实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意识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社会现实根基。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生活歪曲的反映，在它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根源尚未被推翻之前，是难以消亡的。我们在追溯历史虚无主义为何出现场景化转向、为何执迷于场景竞争和话语争夺时，不难发现它很大程度上指向了社会层面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其中，利益矛盾和资本逻辑是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生成和泛滥的重要现实根源。因此，化解利益矛盾，管控资本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是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危害的必要举措。

第一，化解利益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动引发的利益矛盾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产生不满，从而被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成为其提供场景化叙事、利用各类场景隐喻煽动人们情绪的土壤。为此，要着力解决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所依附的现实问题，化解利益矛盾。一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共享。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深层次障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因贫富差距带来的利益失衡、幸福落差问题。二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通过优化信访流程、扩大听证范围、开展公众咨询等举措畅通社会利益表达渠道，让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反馈处理，避免民众的不满情绪在生活工作场景中不恰当地宣泄，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利用。从制定反垄断政策、严厉打击非法获利行为、加强税收监管、丰富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完善社会利益约束机制，规范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应对利益格局的调整，不给历史虚无主义花样“询唤”的机会。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矛盾化解机制。针对社会利益矛盾产生的原因，提供差异化的调解方案，并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利益矛盾调解机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利益矛盾事件，制定专门的应急预案，规定事件发生后各部门的职责和处置措施，做到快速响应。针对调解成功的利益纠纷案件，建立回访清单，分类别、分阶段进行跟踪回访，及时发现问题，必要时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和生活救助，解决实际困难，以此巩固调解效果。

第二，管控资本无序运作。资本无序运作导致网络平台重视流量而不重视内容，通过戏谑英雄人物、恶搞历史事实等方式迎合某些人的需求，通过篡改历史真相、炮制历史细节来制造噱头、吸

^① 黄冬霞：《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

引流量，无疑给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提供了机会，资本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场景化叙事的推手。为此，要管控资本运作，防止其助推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滋生与扩散。一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资本运作的边界。制定和出台惩治平台主体蓄意传播虚假信息 and 网络谣言的法律条款，规范网络平台的传播行为；制定和出台保护重要历史人物、英雄人物名誉的法律条款，依法打击戏谑、诽谤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不良行为，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借势渗透。制定和出台场景化应用生态治理相关法律法规，让历史虚无主义在场景化应用领域里无处遁形。二是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资本运作的方向得到有效控制。从监督内容来看，强化对场景化应用平台的流量数据的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短时间内流量暴涨、流量来源异常等异常现象，把资本拉回到正道上，控制资本的野蛮生长，防止娱乐化、虚无化场景泛滥。强化对场景化应用平台传播内容的监督和审查，甄别、抵制与主流价值不符的图像、视频、音频、文字等场景元素，合理设置场景平台的评论权限，严格管控各类场景话语的生产与发布，及时筛选出具有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场景内容。从监督主体来看，充分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秉公执法，做到有举报就有回应，及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充分发挥专业监督的作用，组建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专业监督队伍，实时监测不良信息的传播动态和演化趋势。充分发挥行业监督的作用，制定流量数据的统计、报告和披露标准，对流量造假、恶意引流等违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增强对资本运作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率，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谴责，形成“全民监督、违规必究”的局面。例如，在各类场景化应用平台设置专项举报界面，方便场景体验者随时举报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炮制者，约束平台放任虚假、低俗信息传播的行为；在各类场景化应用服务热线设置纠错热线，方便用户随时反馈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新鲜花样，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良好氛围。从监督手段来看，“感官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发’行为”^①，数字技术的赋能加速了“自发”行为的蔓延，各类叙事场景给予叙事对象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使其极易遭受场景信息的“询唤”，为此，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创新监督手段，形成快捷、高效的数字监督网络，利用数字监督网络全面、智能、精准的监管优势，对场景交互、场景沉浸、场景共情、场景反馈等场景化叙事过程进行全面监管，抑制感官冲击引发的“自发”行为，阻断虚无信息生成式建构的逻辑链条，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叙事对象受到强烈感官冲击时乘虚而入。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年。
- [2] 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 [3] 周玉：《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及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7 期。

（编辑：荀寿潇）

^① 罗红杰：《历史虚无主义软性叙事：内生机制与应对策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 年第 2 期。